

李庄：迷人的历史旋涡

□ 曹燕

从四川宜宾市区坐公交车往东，大概半小时，可以到达李庄。一路顺江而下，曲折之间，有的路段和长江的距离很近。我们去时正是汛期，偶尔有经过的大船掀起一阵浪，长江里行驶的机帆船几乎随浪摆动起来。岸边不远处形成各种回旋，看得清楚波浪的纹路，大漩涡套着小漩涡，循环不止。

水势猛烈，水性不错的当地人一般也都在近岸处游，不敢往深里去，也有横渡长江的勇者，会在腰上绑一个颜色鲜艳的浮漂。岸边伸向长江里的阶梯上，有着各种水文刻度的数值，显示这是一座吃水很深的城。

1937年，上海沦陷后，同济大学一路南迁，先后经过金华、赣州、昆明、贵阳多地。1940年，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，同济大学第六次迁徙，最终落地这个长江上游的小镇——李庄。李庄东岳庙的神像被抬出，就地摆放桌椅，东岳庙做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校舍。作为回报，工学院架起电线，李庄人用上了电灯，比长江对岸的南溪县城要早十多年。

今天的东岳庙已经成为游客服务中心，还能清楚地看到“同济迁川，李庄欢迎；一切需要，地方供应”一纸十六字电文，起草者是李庄的乡绅领袖罗南陔。他和张官周、张访琴等乡绅、袍哥的决定，让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庄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，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延续生机。坚持文化抗战的四川李庄，被誉为“中国文化的折射点、民族精神的涵养地”。

与同济大学一同来到李庄的，还有中央研究院、中央博物院、中国营造学社等教育科研单位。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0月，这些单位才陆续迁回原处。

同济大学占据了李庄镇中心的各种古建筑，中央研究院史学所去了板栗坳，中国营造学社则搬到上坝。几个月间，李庄人口就从3000多人激增到1.5万余人。当年，梁思成向朋友描述李庄时说，“在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边”。

李庄，这个长江边寂寂无闻的小镇，一时间精英云集，群星璀璨，梁思成、林徽因、李济、董作宾、童第周、金岳霖……从世界各地寄出的信件，只



李庄古镇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需写上“中国李庄”四个字，就可以顺利到达。

穿过村庄农田，竹林掩映下的李庄镇上坝月亮田，就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。人们往往长时间驻足于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的卧室，卧室里有一幅相片：病中的林徽因躺在病床上，形销骨立。在李庄，林徽因学会了针线活儿，她曾经自嘲在床上强撑病体给孩子们缝补衣服，“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、辽、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”。一侧的墙壁上，则是那首著名的《人间四月天》。

刘敦桢、罗哲文、王世襄……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的寝室内，挂着一个成员的名牌。办公区内，还原了他们绘图、写稿的工作场景。工作人员说，希望每一位来旧址瞻仰的游客，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。

院子里那棵大桂圆树不知所踪。据说当年梁思成一住下来，就往桂圆树上拴一根竹竿，每天不辞辛劳，带着年轻人反复爬竹竿。到野外测绘古建筑，攀爬是基本功。他期盼着抗战结束，能够继续到野外“爬梁上柱”，进行考察。

据说梁思成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情，便是立刻买米买油。他还学习蒸馒头、做饭、腌菜。然而战时物价飞涨，梁思成不得不经常往宜宾跑，当掉衣服，甚至钟爱的派克笔和手表换食物。他曾在甲骨学家、古史学家董作宾之子董敏的本子上画过一幅小画：一个精致的小碗，盛着番茄蛋汤。旁边他这样写道：“希望在胜利后，能喝这样一碗。”

梁思成在李庄最大的学术成果，是完成了《中国建筑史》的编著，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中国建筑史。1945年，董作宾耗费多年心血的《殷虚历谱》在李庄出版，这是一部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。这里有一副对联这么写：“国难不废研求，六载清苦成巨制；室陋也蕴才情，百年佳话系大师。”

李庄的张家祠还保存着旧日格局。它营建于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抗战时中央博物馆的国宝文物曾在这里存放过5年多，如今改作纪念馆。张家曾是李庄的大家族，当年他家的50扇窗上刻着100只仙鹤，每扇窗的雕工造价就高达14两银子。据说，这“百鹤窗”曾与旋螺殿、奎星

阁、禹王庙的九龙碑一起，被梁思成誉为“李庄四绝”。

李庄人对幸福的理解，都刻在张家祠墙角的石雕上，一壶酒、一块肉，包裹着“福”字。白肉、白酒、白糕是李庄旅游业的“三白”，白肉被片得薄如蝉翼，配上蘸水，十分爽利。我去

的时候是旅游淡季，李庄的旅游业呈现一种难得的朴素和松弛，和当地人的生活并未割裂。当地人围坐在一起喝茶、玩纸牌，据说这纸牌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发明。街边茶馆里点上一杯茶，透明的玻璃杯中茶叶很快浮游起来，水汽氤氲，耳边川音爽朗。

这个长江边的小镇，在国难最危急的关头，为这些大学者提供了一方庇护，谱成了战乱期间，高等教育、高等学术与川南农民和平共处、共克时艰的一段佳话。

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，生活困顿，大家学者们在李庄纷纷养鸡种菜，今天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内还保留了一片菜地。历史与现实缠绕在一起，大时代与小生活，质朴而轻盈。苦苦钻研、埋头学术的同时不忘耕种稼穡，这正是历史最迷人的旋涡。

初夏的美好

□ 卢丽娟

关于立夏，家乡苏州有着千百年来一脉传承的丰富民俗。一提起立夏，我那八十有余的老妈立刻喜笑颜开，津津乐道开来。

记住，立夏日一定要“尝三鲜”。所谓“三鲜”，是指蚕豆、苋菜、蒜苗这三样时令食物。一碗撒着葱花的蚕豆，一盆蒜末点缀的苋菜，一碟干丝相伴的蒜苗，碧绿的三鲜点亮了立夏日的餐桌，养眼开胃，唇齿留香。这是“地三鲜”，讲究的人家还吃“树三鲜”呢，品尝樱桃、枇杷、青梅，酸酸甜甜的，红、黄、青三色果摆在眼前，看着不吃也是美美的。有的地方还有“水三鲜”一说，指鲥鱼、河豚、黄鱼这三样，有点小贵，是小众的享受。对于信奉“不时不食”养生之道的人们而言，立夏时节吃时令蔬果，不光味道鲜美，而且有益健康，因为它们大多性平、性寒，有止渴生津、清热祛燥、润肠润肺的功效。

立夏的“五色饭”，又好看又好吃。“五色饭”也叫“立夏饭”，流传在江南水乡，是用赤豆、黄豆、黑豆、青豆、绿豆等五色豆类和白糯米蒸煮而成。犹记得当年第一回揭开锅盖的那一瞬，豆子和米饭混合的清香在袅袅蒸汽中扑面而来，我贪婪地深呼吸，快速盛上一碗，尝一口，香香糯糯的。吃“五色饭”，意在平衡“五行”，寄寓着五谷丰登、四季平安的祈愿。

“立夏蛋”斗一斗，孩子们乐一乐。“吃了立夏蛋，热天不疰夏。”南方民间一向流行吃“立夏蛋”。立夏时节，巧手的女孩子们用五彩丝线编成小网兜，装入一两个煮熟的鸡蛋或鸭蛋，孩子们乐颠颠挂在脖子上。有的还在蛋壳上肆意涂鸦，一个个彩蛋成了可爱的艺术品，是立夏日特有的一道流动的风景。在那个物质匮乏娱乐至简的年代，美美地吃一个蛋是莫大的幸福。蛋大小不一，色泽有异，孩子们相互观赏品评一番后，便扎推开始“斗蛋”。斗蛋时蛋头斗蛋头，蛋尾击蛋尾，看谁的最硬气。你斗我的，我斗他的，一个个斗过去，被斗击败输，输了也很开心，正好心安理得剥开碎壳，一口一口吃下肚去。最后赢的心花怒放，他的蛋是大王，一

时哪舍得吃？要接受小伙伴礼赞钦羡的目光，挂在脖子上，像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赢得的一枚勋章。

立夏日称一称，量你几斤几两。古人有诗云：“为挂量才上官秤，评量燕瘦与环肥。”说的就是立夏“称人”的习俗。据考证，清光绪年间《富阳县志》里写道：“立夏以秤权人轻重，谓可免（疰）夏之患。”民国时期《临海县志稿》亦称：“立夏以秤称躯轻重，方能却（祛）病。”“称人”，就是在立夏日用秤给人们尤其是孩子称体重，等夏末再称一次，两次体重做对比，以此检验健康状况，及时调养。

想起丰子恺的漫画《却喜今年重几斤》，记录的就是立夏“称人”的习俗。画面极富童趣：一杆大木秤，下悬一把凳子，用绳子牢牢系着，宝宝坐在上面手抓绳子，爸爸用秤钩起凳子来称体重，几个孩子探头探脑围观。记得丰子恺还画过一幅《樱桃豌豆分儿女，草草春风又一年》，画的是立夏日妈妈给孩子们分吃红樱桃、绿豌豆，以尝时令鲜果来迎春。生活需要这样的仪式感。

“尝三鲜”“五色饭”“斗蛋”“称人”，这些习俗大多和吃沾边，想起它们，我不禁口舌生津，味蕾大开。自古以来，这些习俗多为祈求身体安康，以平安度过苦夏。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疰夏、苦夏之说也不复存在了。

《立夏》诗云：“无可奈何春去也，且将樱笋趁春归。”告别春，迎来夏。月季娇媚，芍药红艳，杜鹃烂漫。赏夏花绚烂，看蜂蝶飞舞，踏芳草萋萋，听蛙鸣声声。初夏的空气里飘逸着香甜，初夏的阳光不温不火，初夏的微风不凉不燥。“微雨过，小荷翻，榴花开放嫩”“满架蔷薇一院香”“布谷声中夏令新”……夏日就是这么清新明媚，诗意芬芳。

立夏将至，随着气温攀升，樱桃红，梅子青，枇杷黄……属于夏天的甜美挂上枝头。田野里金黄的麦浪在涌动，碧波上小荷露出尖尖角，园子里各种瓜果正攀藤长叶，努力生长。

初夏盎然的绿意，一扫暮春落红的感伤。夏，如一位青葱的少年，终将一天天长成健壮的青年，阳光开朗，激情四射，踩着青春的舞步踏歌而来。

立夏麦饼香

□ 叶子

从窗口望出去，紫藤已收起了它的紫裙，换上了绿裳。春天已到尾声，夏天就要登场了，时序之书，翻到了立夏这一节。

立夏，在我的家乡浙江台州一带，照例是要吃麦饼的。台州人把立夏称为“解夏”。民谚有云：“解夏吃麦饼，白落做世人。”意思是说，立夏这一天，如果吃不上麦饼，那就白白做一回人了。

立夏吃麦饼之俗始于何时，已无考，想来其历史是相当久远的。台州是戚继光抗倭的重地，在民间传说中，麦饼是人们特意为戚家军准备的，薄面饼裹上各种食材，既美味营养，又便于携带。清乾嘉时期，台州名士戚学标在其所编《台州外书》中，留下了“立夏以薄饼裹肉，菜渗苦味啖之，谓之解夏”的记载，可见至少那时已有此俗了。

麦饼在台州各地称呼不同，有称“食饼筒”的，有称“麦油脂”的，亦有称“饺饼筒”的。细而分之，麦饼有两种，区别在饼皮，一白一青。白的通常称为“食饼”，或有写作“拭饼”“席饼”的；“麦饼”倒成了那种青色饼的专称。白色的饼皮制作较为简单，将麦粉调成浆状，用手抓一面团，在平底锅上一圈圈抹匀成圆饼状，翻面烙熟即可。青色的饼皮制作就要讲究多了。饼皮的青色多来自两种原料：地莓或苎叶。地莓学名鼠曲草，生于山野之间，即周作人在《故乡的野菜》里提到的黄花麦果。老一辈人做麦饼爱用地莓，认为用地莓做的麦饼更香更韧。确实如此，地莓麦饼独特的古早味携带着山野清香，是无可替代的。然而如今野生地莓已不易寻得，苎叶则比地莓易得，一般人就多用苎叶汁来为麦饼着色了。

旧时，做麦饼是家庭主妇的看家本领，如今，麦饼大街小巷都有出售，买就是了，主妇们着力的，是“馅料”。“馅料”极丰富，称得上是“宴”的

水准。主妇们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了。买、洗、切、炒……在忙碌中自有一种仪式感。等“馅料”上桌，往往有十来碗。旧时物资匮乏，人们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上一回好的，形容菜肴丰盛，也不过是“吃八碗”罢了。这样想来，民谚“解夏吃麦饼，白落做世人”也就能理解了。从另一个侧面，这也可以说明人们对立夏的重视。

“馅料”依据各家喜好，各有不同，但炒面是必备的。包麦饼时，铺炒面是第一步，放在最底层，接着再往上放其他食材。炒面通常是咸菜炒面，咸香可口，经济实惠。把炒面放在最底层，自有它的道理。炒面比较干，麦饼“馅料”难免带点汁水。炒面打底，可以吸收汁水，一则口感更佳，二则避免汁水过多使饼皮破裂。“馅料”里，炒蛋与猪肉通常不会缺席，可以单做，也可以和其他食材搭配做。炒蛋通常单炒切成丝，也可以和韭菜等一起炒。猪肉单做，可以白煮，也可以卤制，切成肉片或肉丝，混搭的话和洋葱或者红萝卜一起炒，是最普遍的选择。其他常用的“馅料”还有绿豆芽、豆腐干、土豆、茭白、猪肝、虾仁、黄鳝、墨鱼等，不一而足。关于“馅料”，有人曾总结了其中奥妙：“无鱼不鲜，无肉不油，无蛋不香，无绿豆芽不松。”真乃得其味也。铺“馅料”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，太多则包裹不住，饼皮容易被挤破而散架，太少则口感不佳不好吃。“馅料”铺在饼皮中间，上下都留出空隙，以便包卷。

铺好“馅料”，最后一步是卷饼。用外侧饼皮把“馅料”全包住往里裹，再把下端留出的饼皮上折，兜好底后再续卷，不一会儿，一筒麦饼就包好了。旧时乡人《立夏节》竹枝词云：“食饼筒筒像卷簰，豆芽小菜炒麸筋。”是其传神写照。左手托住筒底，右手扶住筒身，一筒在手，一口下去，鲜美、香韧、清甜、爽脆……各种滋味瞬间在舌尖绽开，“姹紫嫣红开遍”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马骏纪念馆：以青春之名

□ 高艳

春天，阳光依旧遥远，从云端的缝隙缓缓流泻。历经一个冬天的东北大地，生机初显，莽阔的原野萌出葱茏的绿意，很适合追忆和怀想。

黑龙江宁安，牡丹江畔。马骏烈士纪念馆，平静，安然。

江滨带状公园内，这座朴素的仿古建筑，8根白色擎檐柱赫然伫立，弧形蓝膜玻璃窗与白色大理石墙面相映，屋顶铺嵌的蓝色琉璃瓦折射着柔和的光晕，显得古朴庄重。二层飞檐下，邓颖超同志亲笔题写馆名的匾额，宁静肃穆。

在中国革命数不清的仁人志士中，马骏，不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。或许，这是大多数先驱者的寂寞，也是时光的无情。但历史终究不会被遮蔽，无论记忆，还是遗忘，它都在那里。动荡年代，风云际会。马骏，就是

这样一位时代浪潮中涌现的杰出革命者，是五四运动主要青年领袖之一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家和领导者。

世人所知马骏的生平，都在纪念馆一一陈列。近800件展品，将我们带入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。

五四运动中留日同学会赠给马骏的留日纪念章，不知带给年轻的马骏多少革命热情和激励，让他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号，唤醒民众。

马骏自己设计使用过的书桌、书柜，在岁月中已然老旧。它们知悉马骏如何在进步书籍的引领下，在思考和奋笔疾书中，坚定了自己的终生信仰，并矢志不渝。在军阀张作霖的狱中，马骏受尽各种酷刑，为掩护一起被捕的同志，仍选择承担了一切责任。敌人威逼利诱，他不折不屈。他说：“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，不搞革命，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！”

展柜里，马骏用来开展地下革命

工作的接头物品茶瓶、金珠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，却见证了他在那段风雨年代里的智勇坚毅，险象环生。

依稀的老照片，斑驳的文字，近百年时光。凝视那张黑白照，浓密的络腮胡子，目光平静却不失坚毅，甚至还带着些许微笑。就是他吗？33岁的生命，那样年轻，却戛然而止。我们惋惜感叹他逝去得太早，但他却如东北大地常年生长的青松，铁色的苍绿，凛冽的气度，不斜不蔓，挺直地插向天际。

咫尺影像，百年苍茫，都在这对照望中。

理解，于我们这些草芥之人似乎遥远。但敬畏，不容置疑。

其实，出身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（原属吉林省）一个回族家庭的马骏，家境较为殷实。他8岁即入私塾读书，11岁进入由其父集资创办的清真小学。宁安市北接中东路，东靠符拉迪沃斯托克，常有俄罗斯人出入，马骏从小就能说些俄语，以他的禀赋，也许他会成为一名学者或商人。但他从小性格刚烈，好打不平，革命者的激越与胸怀很早即初露端倪。随着日渐成长，国事，在少年马骏的心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与沉重。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，他向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，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。

1915年，20岁的马骏来到新思潮比较活跃的天津，考入天津南开学校。在一次演说比赛中，他以《如何人格方可谓之有价值》为题，作了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演说，获得第二名。这可以说是他在探索真理道路上所做的自我思考与回答。

在这次演说中，周恩来也成为前五名优胜者，二人从此相识相知，共同的人生取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。



马骏纪念馆 关微 摄